

兼濟堂文集



978946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重修晉州文廟碑記

重修栢鄉縣學宮碑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重修五義廟碑記

三教堂碑記

慶豐廣嗣禪寺碑記

重建薊州古中盤山禪院碑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重修真定龍興寺天寧閣碑記

重修崇福寺碑記

重修龍母廟碑記

重修栢鄉縣城隍廟碑記

重修護國崔府君廟碑記

鶴仙洞碑記

重修栢鄉縣利涉橋碑記

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總兵克東何公去思碑記



南和高邑侯去思碑記

直隸會館碑記

魏氏祠堂碑記

上谷忠烈祠碑記

書馬鞍山碣

募化漢光武廟引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瀛洲亭銘

芙蓉盆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臥遊堂端硯銘

宋廣平碑跋

張曲江本傳跋

張魏公小像卷跋

選詩選跋

智永千文跋

式古堂帖跋

家乘跋

書龔澗松先生傳後

書流寇始末後

書吟和集後

北武當宮碑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北武當宮碑記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三

明 嘉慶 刻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 勤同較

嘉孚

玉閣

重修晉州文廟碑記

禮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古人

之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

歲之讀法十有四士自幼以至於長無時不在於學

故不得輕去其鄉有遊談聚說之患且師氏保氏訓

之以三物六行之誠旁及六藝六儀之物而釋菜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一

奠於先聖先師則有歌舞升降之容受釁用幣之節

而養老祭社以及出兵論獄訊囚獻馘之本無在不

寓於其中學之興廢繫於人材之消長風化之盛衰

豈不重哉後世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

興至武帝而始立國學宋至慶曆始詔州郡立學而

州之僻陋者尚不得有學其時之長吏亦皆以簿書

期會為急以擊斷聽治為長每視建學為迂濶無用

之務其間沿革漫不營其心思感其耳目間有留心

治術者不過固城郭浚陂塘通津梁以此博循良之

譽而教養之本原則未一二闕也嗟乎三代以下無  
惑乎人材之不出風化之難成也今之爲吏者其始  
類發軔於學而筮仕之後有方州之任有教化之責  
乃學校之廢者不能修而圯者不能舉是無異於倍  
師而忘本者矣其何職之能稱云晉州爲鼓子城屬  
吾郡東偏學創於明初重飾於嘉靖中歲今計其期  
已百有二十年矣遣者滹沱決溢醫隍踰版學漸以  
湮而孔廟遂壞不治州太守崔君始來視事初謁廟  
卽惕然曰今人向香林蘭若竭慶捐金之恐後而視  
此煌煌學舍聽其鞠爲茂草伊誰之責因以其身爲  
倡興工於壬寅之九月竣工於次年之六月凡九閱  
月而落成而晉之人材風俗殆駸駸乎有起色矣崔  
君名爾仰字子高山西聞喜縣人起家順治戊戌進  
士今擢吏部文選司員外以其勞佐是役者判官劉  
元湖吏目郭景昌學正崔登華訓導朱家麟例得書  
余與崔君有一日之長比在銓曹復相朝夕其治晉  
之政美不勝書余旣樂其有成而尤嘉君之興學返  
古此爲政之大者故因學博之請而爲記

重修栢鄉縣學宮碑記

邑侯萊山章公浙之學道君子也既令栢之次年民習其教吏懾其威桴鼓不驚賦稅如額治洊土理乃環顧黌宮泮水而嘆曰是何其偏側而湫隘乎是宜拓其規模而治其傾廢之亟亟也因以其事爲廣文先生謀廣文先生欣然以從曰善然其如貲財之無所取給何時適余請告歸里首捐以爲之倡好義者趨集不倦逾年而工告竣宮中之池澄如也池外之墻翼如也墻表之坊儼如也侯偕廣文先生暨諸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子落成亟請余文以爲記余嘉嘆良久爰述侯修之之指以告邑之博士弟子曰昔古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建學爲首務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泮宮者半於辟雍之宮今邑壤地雖小泮宮之來久矣拓而修之豈但踵事增華以爲觀美乎將以國家風厲學宮之義而成其德業者也將以先王禮樂詩書之意而淑我髦士也將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朱考亭之居敬窮理許魯齋之明善習禮而措之於躬行實踐也

雖然吾於斯有所慨矣夫陽宗不曜則燭火爭暉時  
雨不沛則灌溉尸利聖人之道不明則異端邪說羣  
起而眩瞀天下之目簧鼓天下之耳蠱惑天下之心  
自三代以後如老莊楊墨管商申韓荀楊皆足以害  
道而天竺之害爲尤甚若夫雕鏤詩賦記誦辭章揣  
摩帖括窮年兀兀接踵比肩從事於利祿之途而不  
知天命人心仁義之本然者尤近代學人之通弊也  
嗚呼岐趨者吾無論矣哉哉廟貌洋洋宮奔走趨  
踰伏其几而襲其裳字之曰仲尼之徒果仲尼之徒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哉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  
者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爲民父母者弘  
甄冶之化非學則何所從事耶今邑侯思敷教於諸  
生諸生得受教於邑侯闡性命之微言繼見聞知之  
統緒誠千載一時也執經問難大儒輩出禮樂在躬  
斐然可觀且暮俟之若紆青拖紫能爲時文以取科  
目焜耀一時而不志其遠且大者猶非邑侯今日君  
子學道愛人之本指也是役經始於丙午之陽月告  
成於丁未之午月捐助縉紳士民及督工生員耆老



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等人書石碑陰以勸來者故爲之記

建大義於顏朝扶綱常於草昧當時服其英雄萬世  
頌爲聖賢者誰乎關聖帝君也帝君在漢則前將軍  
耳生爲漢臣沒享漢爵何爲而以帝君稱以帝君稱  
者從明代之褒封也夫天下嚮往之謂王天下主宰  
之謂帝帝君何以得此隆稱哉嗚呼是殆非淺見薄  
識之所能測也當漢室傾危奸臣竊命魚龍混淆羣  
醜鴟張卽稍有才識如荀文若張子布輩無不失身  
喪節唯帝丹心炳炳百折不回志吞華夏興復炎劉

其視孫曹直牧豎鼠輩卒也皇穹厭漢天命難移曰  
衣蔽於江上鼓聲死於麥城而漢室不可復振矣然  
則漢之亡不亡於鄧艾繩蜀之日而亡於荊州星殞  
之日乎願自有帝君以身任春秋之統君臣大義燦  
然復明禱曹操之魂延獻帝之祚一時臣子無不悼  
漢而欲食操之肉惜漢而欲飲操之血是漢雖亡卒  
未嘗亡也且令天下萬世尸祝之社稷之禋祀鐘鼓  
奔走恐後惴焉有斧鉞之恐凜焉若師保之臨雖窮  
髮龍燭之國焉言卉服之鄉無異於神州赤縣由是

觀之帝君之神如白日曜午震雷在天無一息而不  
赫赫若揭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有深恩厚澤加於百  
姓者不過數十年卽服教畏神亦二三十年而止耳  
若帝君之以神治天下而爲天下宰者雖萬世可也  
余栢人之有帝君廟尚矣莫攷其所從來明萬曆二  
年張玳等修之前進士懷堂趙公爲之記其文瑰瑋  
奇崛可與燕京正陽廟焦澹園碑文韻頌今頤沿庚  
寅兵燹之後棟折壁圯岌岌大壞庠生馮學古等糾  
合闔邑捐貲修葺貢生白玠請余爲記余惟帝君之  
行實在漢青史威德在人耳目述之則累紙難盡且  
近於複也乃爲闡揚帝君之所以有功於當時及萬  
世而享此隆稱者勒之豐珉俾後人入廟而祝覽之  
有感相與勉爲正人無忘此日修復之義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重修五義廟碑記

三國之際若昭烈君臣其心事揭日月其情義重山嶽里巷童豎皆能知之能言之無庸復贅三義廟祀遍天下亦無庸贅茲吾邑東城之阿合諸葛武侯趙順平侯而祀之則天下所少也余從暇日徘徊瞻眺其側曰是可名五義也夫曷言乎五義也昭烈生於涿郡與桓侯爲同里關侯以逆旅遊塞下桃園之義生死以之固矣順平艱難百戰奪取漢中武侯仗義伐賊中原震動出師二表精誠可以上貫白日三代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八

而後未有君臣綱繆若是其篤者也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昭烈之君臣有焉後世爲君而遇其臣與爲臣而事其君者盡如當日之推心置腹戮力王家則君臣之義常伸於天下矣廟建於萬曆之二年久已圯壞貢生方玉白子爲文以募之庠武學生子直劉子竭力以繕之其事皆可傳余爲文以紀而並易其名卽謂之新建可也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教一而已烏有三  
三教者後世之稱也夫既三之矣烏能返之使一蓋  
自漢以來至於今且二千年矣雖有英君誼辟明理  
格物之臣終莫能範之使同也其故何哉余謂此起  
於儒教之不明耳儒之所以爲儒性也性者無欲而  
主靜知止之學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達天德矣  
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又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性命之真實義也後

儒憤憤乃舍其存心養性者而趨佛氏之明心見性  
道家之修心鍊性豈存養之外尚有所謂明見之功  
修鍊之術耶老子之學出於易孔子有猶龍之稱其  
中微有陰謀然清靜無爲之意不可廢也佛氏號爲  
西方之聖若夫不耕不織不婚不宦或以爲詬病然  
覺照慈悲化人之功不可廢也故吾謂老子儒而未  
醇者佛氏則儒之異端也三而一之聖人之教其大  
行於世也乎栢之北十里舊有三教堂傾圮久矣鄉  
人王家友等葺而新之請文於余夫今天下之縫掖

其衣而伊唔其音者其於三教之同異或瞶瞶也鄉人烏足以語之然鄉人之爲此舉則發乎善念也發乎善而其後或駁者三教之異也發乎善而其初皆眞者三教之同也余故不欲拂其意而亦不可不直述其理紀之於石以告鄉人之爲學而有志於聖人之道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

之章音

其其聖人之於不以音職人之爲學而有志於聖人  
眞善三教之同也余故不欲拂其意而亦不可不直  
乎善而其後或駁者三教之異也發乎善而其初皆  
人烏足以語之然鄉人之爲此舉則發乎善念也發  
其太而知聖其音者其於三教之同異或瞶瞶也

蓋聞易言積善餘慶書稱作善降祥以見人之感於天者誠然而無妄則天之報於人者昭然而不爽天人相與之際有若枹鼓之必應而券契之必酬善固未有不傳於後嗣者也我君備以永合與中鼓前而國家忠厚開基仁覆天下以睢麟之德肇瓜瓞之祥凡所以祈天永命莫不根本至善然戡定之烈不殺安民則諸王宣力爲多而和碩安親王其尤著者王以厚德惇行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世祖章皇帝重親賢獨加眷注命掌宗人府印凡

朝廷大政必經參酌而後敷布中外孜孜好善一本天性嘉言懿行難以殫述介嘗於廷議之末窺其氣色雍和言辭簡易處事必求其當於理而出乎已心之所安與九卿臺諫反覆詳論以求合於中道所謂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者乎向因艱於冢嗣虔禱釋迎氏願鼎新蘭若已而果兆世子之祥茲用鳩工庀材新建一新法像莊嚴金碧煒煌答神貺也談果報者曰王之虔誠自矢如是神之有求必應如是介

獨謂此非但 王一朝矢願之報乃 王孜孜好善  
之報也在昔漢時諸王如河間獻王之雅不羣被  
服造次必如儒者以及東平王之爲善最樂其言甚  
大富而好禮若 和碩安親王者可謂兼之矣至誠  
感神天休捷應善傳後嗣不信然哉吾因之重有感  
於天人之際焉 王以亶亶令聞流澤綿遠固已基  
玉璜之脉於百世若後之子孫慶衍凡入斯寺者瞻  
禮趨鏘莫不推原本始而與其仁民愛物之念於以  
制節謹度在位不驕輔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皇家光贊大業河山帶礪世爲藩屏豈非 王今日篤

志爲仁之一念爲之權輿而鴻闢其休緒與是不可

以不記

大富而好禮若 和碩安親王者可謂兼之矣至誠感神天休捷應善傳後嗣不信然哉吾因之重有感於天人之際焉 王以亶亶令聞流澤綿遠固已基玉璜之脉於百世若後之子孫慶衍凡入斯寺者瞻禮趨鏘莫不推原本始而與其仁民愛物之念於以制節謹度在位不驕輔弼



山 重建薊州古中盤山禪院碑記

天下名山雖以五嶽爲首而京東薊州之盤山其靈  
奇幽鬱又有出於耳目聞見之外匪人所能測者余  
嘗按圖索之以爲十洲三島不能過也迨

今上龍飛辛丑之冬余以相視

世祖章皇帝山陵便道至山下憇感化寺至掛甲石邊見  
浮圖在望澗水潺湲而山下石纍纍若若或尋或丈  
或方或圓不可以數計余曾有詩曰昔覽諸名勝茲  
山迥不同巉巖雲逕險蒼蔚鳥巢通萬縷青螺疊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箱碧玉叢米顛竟未到吾意愜相從擬登陟其顛顧  
以王程期迫遂匆匆而去至今每憶山靈未嘗不自  
恨緣之淺也閒讀王緱山遊盤山記其品盤山之勝  
也以粉爲最泉次之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  
論者謂天窮於大漠故收靈鬱秀於此而李元陽遊  
盤山舞劍臺記云東指遼海在微茫之間南則泰山  
鄒嶧隱隱如培塿北則太行蜿蜒自雲中而下環拱  
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蓋二子之言已盡  
山之大概矣迺余詢諸曾遊山者則云旭日初晴可

望見登州雉堞長城屏列白沙浩浩似銀鉤玉壁鳳  
臺山馬蘭峪咫尺襟袖間山皆石無寸土谷峪則有  
紫沙松生石罅隙上偃仰起伏若虬龍鳳鶴莫可名  
狀果樹尤多摘充口實足以代農山光若燈炬千萬  
見於歲杪豈非峨眉雁宕之伯仲也哉夫以山之靈  
奇幽鬱若此宜有賢士君子隱居其中囂囂自得不  
求聞達於世一出而應徵辟建稷契夔龍之業乃自  
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後何寥寥乏人也夫山川靈  
奇幽鬱之氣不鍾於賢人君子則鍾於衲子羽客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四

禪教之中其進修銳其志行苦往往有人大博和尚  
幼而慧悟厭棄塵氛遂皈依蓮邦栖遲淨土乃結制  
於萬壽寺又結制於放生池旣而遊盤山嘆曰此山  
連峯疊嶂嵌空突兀谷澗委蛇菓樹茂蔚其卓錫之  
勝地也乎爰趺坐觀空萬念俱息擔土填壑斲石爲  
路陞座說法言簡意盡 和預諸親王大捐貲財建  
禪堂方丈環以溪泉植以菓樹每皓月當空春花發  
萼與諸門人當機指示謂趙州庭前栢子信手拈來  
此事人人本有何不回光返照而汨汨於故紙乎其

教人身心兼修動靜無別常曰二十年斷慾可得堅  
固四十年斷慾可得菩提終身無慾可得舍利叅禪  
傳戒二十載有餘於康熙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冥坐  
而逝付法弟子三十餘人所著語錄禪關策進煅鐵  
爲剛之錙錘也其門人子宗受其衣鉢直証心印重  
趺而來止於鄆南求文於余以序其事余昔承

世祖

章皇帝命序楞嚴會解文辭鄙俚其於內典多未叅  
究今和尚得臨濟之正宗衍曹溪之家法使人不沈  
沒於聲色利欲豈區區食粟飲水作六自了漢爲煙

乘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十五

霞之壠無補於世者哉爰爲述其始末鐫之貞珉他  
日婚嫁既畢終遂尚平之願膏車秣馬登白舫蝦蟇  
背上其有日乎盤山有靈斯文與清泉白石永轟立  
於空翠清虛之境也已

銘曰巖岫鱗比雲水逍遙示條拄杖解却弓腰漏泥  
揚波舖醴餽糟懸崖撒手過亦吹毛闡揚祖教龍象  
英豪登盤山塔海濶天高

國四十年瀛嶽四時奇對殊良無欲回巒合時參  
婦人哀必兼對醴精無底常曰二十字瀛嶽四時對

重修真定龍興寺天寧閣碑記

魏子暇日與客遊於鎮州之龍興寺既而陟乎天寧之閣不覺喟然嘆曰巍乎高哉茲閣之宏偉而壯麗也夫其北則止戴斗柄拱護神京分野鼎畢旁孕崆峒東則目瞰滄海色映扶桑青青未了碣石相望西則屏藩代蔚恒嶽盤空飛狐熊耳萬馬奔騰南則黃河浩蕩衍派分支漳衛洛滌襟以帶之登斯閣也收六合於毫芒攬萬類於盈掌念鳥兔之迅飛哀人生如旦暮豈不亦曠士之奇懷也哉客曰閣之所以鼎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建者可得聞乎余曰吾嘗考諸碑記乃知五代之季毀銅像爲錢刀藝祖之興相地形而建置赤光輝采擬於阿育之捷大木浮波神於巨靈之力觚稜鉤鬪俯摘星辰椽桷崢嶸仰干白日此誠天下之絕構歟彼西域有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蘿樹五竹林園吾不得而見之矣今海內所稱黃鶴樓岳陽樓及滕王閣方茲邈如也客曰大士之所以範成者可得聞乎余曰吾聞匠役來自汴宋掘地及於黃泉基以土石挺若不周之柱鎮以金蛇堅如

鯨鰲之背然後蓮花燦其優曇日光彰其妙相七十二尺穹窿四十二臂周圍于眼照徹於十方于手維持於六道雖人力之經營實鬼工所締造彼諸經所載法象之大至於千百由旬然亦得之於傳聞耳孰有若斯之赫奕巍峩比於佛之旃檀有水乳之合也哉雖然萬古一切塵也大于一虛空也四海之外復有四海五嶽之外復有五嶽故虛空不盡則天地亦不可盡天地不可盡則吾心亦不可盡然則茲閣之宏偉壯麗大士之赫奕巍峩自道眼觀之芥子須彌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耳何必異而驚且詢哉故曰萬法皆空歸於無相應身如花法身自在凡瞻拜茲閣者慎勿以色與聲音求之也閣建於宋乾德元年後有九間殿建於宋元豐七年日久傾圮康熙七年十月七日

皇

上駕幸本寺發帑金令其修葺住持僧海昇又募化

於總督曰公秉真撫軍甘公文焜河南方伯徐公化成合之檀信布施共得千有餘金工始於康熙九年

三月初五日落成於康熙十二年正月上元日海昇

字慈雲其誠足以感人而工於書法得懷素智永之

意託陳子泰際來求文以記余素不諳內典姑述其梗槩如此使遊覽者知所考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一八



茲到刺子泰際來求文以記余素不諳內典姑述其

重修崇福寺碑記

釋氏生於周昭王庚戌之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迄於今尸祝而社稷之者奔走無停晷夥矣哉雖然佛道盛孔氏之道衰也今使聖人在上道德明禮樂興五倫正風俗醇則天札疵厲之害消而萬物皆融融焉以遊於和所謂勝殘去殺也必世而仁也以言清淨真清淨矣以言慈悲大慈悲矣奚用披緇薙髮以求出世之說哉故余嘗論釋氏之教有體而無用者也而其體亦釋氏之體孔氏之道體而兼乎用者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九

而其用則生人之用自世道交喪橫目之民既不達夫孔氏之體而兼乎用者又罔察乎釋氏之體而不合於用者於是輪迴報應三途六道之說膠固於人之肺脾而不可解雖其化導末俗不爲無助而要非天理人心大中至正之極也鄙之北有村曰河頭村之北有寺曰崇福相傳勦於明昌四年太定初僧了殊修葺維新元末圯廢明景泰間鼎建加擴隆慶四年復修至今日又八十年滄桑異運頽然剝落村人袁公諱汝霖耆年而長者也募諸檀越庀材鳩工煥

然改觀不日落成而求余文以記余嘗考之史傳高  
邑與栢鄉皆古鄙地而余又嘗往來涉槐二水之濱  
樂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  
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  
茲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漬以入將啓其愚  
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  
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西河不晴平古書而載之石

耕而傳之飄風大甲至正之歲長有餘陰自賦之善  
茲書而歸爲善之事正論風俗漸漬以入耕啓其愚  
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  
茲其風土之美人情之厚買田於村之西將追柴桑  
處士之遺躅而家焉他日歲時伏臘與野老樵牧過  
茲寺而談爲善之事五倫風俗漸漬以入將啓其愚  
昧而引之歸於大中至正之極是亦納約自牖之義  
也可不記乎乃書而載之石



重修龍母廟碑記

龍之爲德大矣哉天之所以爲功於萬物者雨也而雨之布實資於龍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以見龍德卽天德也龍之有母者何龍雖陽德而獨陽不能生故有父則必有母父主嚴母主慈今人子自有生以後凡乳哺燥濕饑寒痛癢無不望之母者故天下祝龍多先祝龍母而以屏翳飛廉諸神配之此民物覲恩望澤之深情非獨重母也南滑之爲村久矣厥有龍母之廟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倚槐水南對堯峰東瞰大陸西揖大行創自明季鄉人今復新之乃爲春耕秋穫報答天地生成之德而祝之耳祝龍卽以祝天地也夫朝有善政邑有仁風年逢大有神人協暢草野之民匍匐祭賽社鼓喧闐雖爲一鄉之小亦可以見時事之美爲政之效矣是不可以不記因並爲銘使鄉人歲時祭享歌以侑之銘曰龍之母萬物土雨滂沱茂黍社被襍禩洽農圃畝五斛滿篝篔簹椒漿貳歌舞君之恩吏之祐鑄雲

根植槐澣 諸母陳碑記

受命於人主而爲一邑之宰者邑令也受命於上帝而爲一邑之神者城隍也非令則無以治明非神則無以治幽故凡帝王撫蒞寰宇必封社稷山川五嶽四瀆江海之神而並及於城隍社神加以名號以其關切於民生而爲地方之保障與邑令並重其義甚弘也吾栢鄉之城載於史記漢書其來已久有城池則有城隍之神其久任而責成功耶其數年而一遷轉耶姓名注於天官考察掌於上相耶其事幽深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曠遠不可得而悉矣然總之聰明正直賞善罰惡無邪曲於其間而一秉乎天道之自然與人事之不得不然而已矣蓋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降之百祥善自召殃神非有心降之吉也作不善降之百殃不善自召殃神非有心降之凶也或曰人自召之神則何權余竊以爲不然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以治天下故能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陰陽調而風雨時百穀蕃而民氣樂無有天札疵厲之患也惟神亦然禍福雖聽其自

召賞罰則確不可移或報之近或報之遠或於其身  
或於其子孫甚或朝之所爲而暮報焉呼之所爲而  
吸報焉非如人世之有竿牘可請託也非有賂賂之  
可轉動也又非有胥史伍伯之屬可夤緣谿逕顛倒  
其是非之說也卽以吾栢邑言之無論異代以耳目  
之所睹記有爲善而不蒙福者乎有爲不善而不蒙  
禍者乎聲息如聞桴鼓相應使民遷善遠罪而孜孜  
於孝弟忠信之行者皆神爲之也而或者猶以爲適  
然之數是亦不知天道人事之符矣本邑城隍王宰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受命於 天帝而又受封於前代其久已爲地方之  
保障矣會年久廟寢傾圮墻楹頽陋值伯兄以山左  
運使歸里捐金修葺余因助成其事而一時之紳衿  
黎庶皆量力輸財庀石鳩工擴而新之規模弘厥氣  
象巍峩遠勝於昔又以土神在路南仿官署之制而  
移於內之東偏作臺於南爲賽神者坎鼓蹲舞地於  
是邑人咸大忭悅曰是不可以無文以紀之因來告  
余竊以神之有功德於吾邑者甚大其聰明正直賞  
善罰惡無負於 昊天上帝與

聖天子化成天下之至意故不辭而爲之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詩

聖天子化成天下之至意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修護國崔府君廟碑記

余聞之左氏云法施於民而勞定國者祀又云前哲  
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由是觀之古之生而正直  
沒而神靈者雖不必產於斯宦於斯銘功勒績於斯  
而閭里遠近相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不後於畏壘  
之民亦可見好德之良在人心無遠不届無微不動  
也吾栢之南五里曰路村余家祖居也在古爲聖德  
村稍迤而西高丘矗立有護國崔府君廟在焉廟建  
自有宋之年迄今五百餘禩余嘗於重九之日偕親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五

朋昆季盤回薜徑攝衣而上喬木干霄雲霞翳翳雖  
天清日霽常有風雨蕭颯聲如置身天半者乃環眺  
指顧喟然曰南揖堯岫北障龍山泝水大陸終古潺  
湲斯爲鄙南之勝地乎夫山靈懿蹟因人而彰蘭亭  
也以右軍顯永中也以子厚顯顧安得擷花吞篆揚  
挖幽窈爲神明一吐氣耶會歲久廟圯明爽弗妥鄉  
人魏廉等鳩工飭材礲礎陶甃棟橈椽楹不數月而  
盡復其舊且加煥焉於是百里之外爭來獻祝族弟  
賈求余文以記余曰爾之祝府君也亦知府君之顛

未乎嘗考諸傳記府君祁州人唐太宗貞觀初舉賢  
良除授長子縣令察同秋毫賞符勾黃嶺之虎奏表  
浮巨水之蛇他如借駕以寤唐帝白馬而導康王皆  
其尤顯異者豈非法施於民而勞定國者與又豈非  
前哲令德足以爲後之明質者與若夫威靈丕著凡  
有禱祈捷於響應則尤鄉人所素信也又何疑乎歲  
時伏臘禋祀之不絕而葺而新之爲不可已哉旣爲  
之記爰次之銘

銘曰燁燁府君恒嶽降靈賢良就辟對策螭廷滢陽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長子花滿郊垌劔蛇攝虎威礪霓寔祚唐翊宋爲國  
藩屏氣作山河媿於列星蕙蒸蘭藉絢采輝煒駕此  
齊軼翠旆雲駟神其容與歆此醪醑

其水隱其神靈非若賦歎久而發矣國晉興又豈其  
沿耳目水之純曲破雷騰以報棟宇自蒸而事宋王皆  
其氣對弄千緜今秦開燄溘資格以黃樓以金臺  
宋平晉法請尊齊報漢派泚入亂表宋貞時時來

鶴仙洞碑記

鶴仙洞者太行山之勝地也相傳洞之先薜蘿荆棘無徑可入元太定間高邑馬閑村李姓之女因清明節鞦韆被大風吹至洞中立化洞側號曰水潼仙姑至今爲司雨之神考之伊族其言歷歷若此云今始增修椽題薨棟飛甃迴廊莊嚴倍昔耿子爾瞻因其鄉人之請祈文於余以記夫山以聳秀爲佳空靈爲最山之有神爲一方之感應未爲奇也彼李氏之女初不聞有鉛汞龍虎之術三年九載之功一旦泠然

御風如藐姑仙子之所爲以尸祝於斯土斯亦異矣然列仙傳所載如江妃二女緜仙姑之屬其稟賦多有得之夙慧烏知李氏之女其慧性不有異於人與雖然世之受人享祀者不一而皆以有功於人苟無功可記則西楚霸王之喑啞叱咤亦爲狄梁公之所撤毀而又何論於翩翩遊戲之一女耶乃恒南房子鄆城及我栢諸邑凡有旱虐之災香楮奉禱神則立應以是而稱水潼仙姑是嘉惠吾民而非無功於世者其爲遠近所奔走呼籲也祀之良宜時首事捐修

者恩貢生于濬住持香火者務流荀清朗例得並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許恩貢生于濬住持香火者務流荀清朗例得並書



天下地勢莫雄於河朔河朔莫要於真定栢邑在真定之南邢州之北太行之東大陸之西誠山河襟帶要會也昔五代之際梁遣王景仁伐趙趙王鎔因求救於晉晉王李存勗爲出兵戰於栢鄉距野河而軍卽今城北水也是河人皆稱之爲槐水驛亦以此名然考河發源西山自高邑之城南逶迤而來乃趙州之沙河亦名槐水豈槐水漫衍合涉水而名之歟抑今昔異稱也河舊有橋余爲童子時尚見其巽然而

高去地丈有四五康熙丙午請假旋里則頽然與河身平山水瀑漲數爲民田患前一歲乙巳之秋穿堤決渠排城圍將入邑侯章公以少牢投而祝之水乃退城之不沒於波臣幸也以是邑之耆老咸爲余言曰經之營之舍其舊而新是謀何可已乎余曰是義舉也卽捐百金倡其事而邑之士民各稱量捐給以營其事有趙姓者平山人作一蝸廬於道傍每自荷畚鍤修堤數里堤之傍植以柳蒨翠可觀邑尉魯子一貫因書牌於上云新築沙堤蓋以余方謬廁端揆

而是堤與橋適以次告成故耳橋之高及長皆過於  
昔之半作於丁未之秋成於戊申之夏寇蓋相望如  
過枕席擔夫輿人不勞厲揭行者居者咸嘆仁政之  
克修而又無勞民傷財之事復來求余文以記並請  
更以新名然時固未暇及也迨歷壬子夏乃得爲文  
因名其橋曰利涉蓋昔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典聿重矣河之大者不  
可石則以木今之河小故不以木而以石一勞永逸  
之計也豈不有合於先王之教而得子輿氏民未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涉之指乎余於斯更有感也自北魏李唐宋元以來  
邢趙之間常爲兵衝明季天下多事秦豫楚蜀援兵  
往來無虛日遺民鳥驚魚竄荷擔而立自我大清不  
朝定鼎以來干戈不作耕田鑿井斯民得安其室家  
父子之樂者誰之力也歐陽文忠云百年之間徒見  
山高而水清嗚呼若斯語也徵天下之太平矣後之  
覽者其亦有所感焉旣爲之記爰繼以銘銘曰槐水  
清涉水平漑民田波盈盈橋可登石可撐樂婦子事  
耘耕篝車滿黍稷稅忘帝力無能名

與南和邑侯錦雯吳公廟碑記

余嘗讀漢書見朱邑桐鄉之事病且死屬其子曰死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後果然民爲起冢立祠至今不絕又讀五代史而見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吏民上書乞留葬汝州詔許之太師馮道論之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上下二千年間僅見此兩事耳今者南和錦雯吳公旣死而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三

民思之不絕爲立祠歲時享之殆與前二事並之而爲三也南和當燕趙之衝官其地者往往得躡邢州縣有九譚吏治於此若涉虎尾履春水能勝其任者蓋亦鮮矣獨吳侯之來也爲政三月而和之士農商賈暨父老子弟相與交頌之曰真父母前此未之見也每至朔望謁廟日瞻望弗及歡聲如沸習以爲常噫侯誠何以得此於民哉栢邑去南和僅四舍間嘗從其邑之人叩之邑之人咸曰侯能去無名之征而民不病於飛灑侯能止奇羨之入而民不苦於催科

侯能不假手於里胥伍伯而民不知有夜吏之驚心  
侯能不脩飾於服食器用而民不知有供應之困頓  
侯能理冤獄侯能惠學校而庭無桁楊貫索之囚野  
有型仁講讓之士茲數者侯之所以治也余聞而美  
之曰侯之治也信其爲古之遺愛矣今

天子憫念民生所以加意二千石墨綬吏者甚重然吏  
治未盡登於古或有若束濕若乳虎若蒼鷹多飾虛  
聲以爲干進地者有能爲

天子愛養斯民如侯者乎是宜永爲和之人庇而行且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二

以庇一邑者爲列省列郡庇可也而孰意天不憖遺  
俾長逝於此土乎死之日前此之懽欣鼓舞踴躍而  
頌侯者至此而莫不號咷哭泣若喪考妣而且旁及  
於其他州邑卽余栢之人亦有齋楮帛而往哭者士  
大夫哀之無不失聲嗚呼使非侯之公廉慈愛何以  
致此侯旣歿之數月其民痛而思之考地於縣治之  
南爲廟以祀堂三楹廊廡皆具歲時以祭將立碑周  
子茗柯來請記余曰是余昔所聞賢父母也是余生  
平慕朱邑劉審交殆有相符者也凡近人所爲去思



總兵克東何公去思碑記

古之文武出於一天下有事則命公卿爲將帥以出征受鉞於廟受服於社天子親爲之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及其既平而歸則飲至以策軍實東山之什周公以元輔身在行間作爲歌詩以勞苦之朱子論之以爲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千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尚矣其次則六月之詩咏尹吉甫之萬邦爲憲旣多受祉也采芑之詩詠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方叔之克壯其猶執訊獲醜也江漢之詩咏召虎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也春秋諸將猶有敦禮樂說詩書之風迨其後而披堅執銳先登陷陣遂曰爲武夫事然如祭遵之雅歌投壺漢前將軍之春秋皆能上口杜預之射不穿札蒯彬之不殺一人亦代有其人也福清何公幼業儒林才識卓犖不爲尋章摘句之習方海上多事遂棄佔畢習韜鈴常慕何東莞戚南塘諸公之爲人設立營寨訓練士卒桑梓賴以無虞國初授漢中副將康熙十二年奉

召陛見擢山西大同掛印總兵官是時口外諸蒙古雖  
貢獻以時晏勞豐厚而性情悍野常有谿壑之欲公  
賞罰嚴明法律整肅軍皆感悅民以安堵而蒙古部  
落罔不臣服戴頌

天子益嘉之爰念

畿內重地必須才能懋著者始堪其任因以公移守  
真定保定以南澶淵以北紫荆以東滄德以西咸隸  
統轄是時新河有邪教之變初平盜賊蠢蠢思動公  
下車以後以無事行之無異其鎮晉時也於是五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郡共沐其恩波三關悉沾其雨露桴鼓不鳴而河朔  
安於泰山矣時值閩中有警偵言欲窺伺登萊者  
天子素知公智勇兼裕而且習於水戰捍禦海方非公  
不可

特擢公總鎮山東登萊兵馬公聞

命卽行行之日軍民依戀遮道攀轅若不能以一日舍  
公者而戴之深慕之切惟恒郡爲尤甚戊午冬崔子  
殿芳以輿情之公來丐文於余余始以不文辭繼思  
年來得以安枕林下無推理探光之警沐浴膏澤

之恒郡紳士軍民也雖弇鄙又烏可以已哉乃書其實蹟以志遺愛之實而又銘之以詩曰人頌之益不爲將之道師出以正國之爪牙人之司命以勇爲本以計爲柄居不重席進不更令孫武之法韓白之政爰執兵樞勦除梟獍桓桓何公韜鈴夙詠昔在褒斜羗巴祝慶春色滹沱戎車輝映安輯家室罔有兼併移麾海邦矚矚肇盛紀績雲根凌煙圖覩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六

兼濟堂圖首兼濟

兼濟堂圖首兼濟  
以情爲師不重勳不更令孫武之法韓白之政  
兼濟之盛禍出以五國之爪牙人之司命以勇爲本  
實蹟以志遺愛之實而又銘之以詩曰人頌之益不  
之臥涼帳士軍民也雖弇鄙又烏可以已哉乃書其



南和高邑侯去思碑記

南和邑侯高公既陞任之後日久而和人頌之益不忘將爲立去思之碑而請余爲文以記余惟吏治關乎民生故詩人等之於父母匪徒以其名也蓋實有怙恃顧復之義焉嘗讀孔子家語如宓子之治單父子路之治蒲子貢之治陽信題哉尚已嗣此則魯恭之中牟陳寔之太丘元德秀之魯山而卓茂至以密令封褒德侯之數子者去今迨數千百年矣而後人之仰慕追思卒未嘗少息正不知當時之身被其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七

者更何如也南和爲邢州屬邑山川風氣之美甲一郡而獨出在曩時素稱善俗自明末以及國初地方日就凋敝水泉涸竭地多斥鹵爭訟成風士民失業而探丸鳴鏑之徒時見竊發爲長吏者多憚於其地非一日矣高公顯之以遼左鉅族來宰斯邑飭躬以潔字民以誠視前此所不便於民而目前所急欲舉者莫不忖度輿情以次興革朞月之間庶務井井而於城守尤爲加意公故名家子經史之外兼精騎射且洞悉兵家言常有賊數騎自邑西而東

偵者來報公介馬而馳持一刀不及囊韉從者皆在  
後賊正前渡河涉方半公大呼令受死其二賊在水  
中回顧錯愕一騎扣弦發矢射公弗中兩馬已相接  
公揮刃砍之賊受傷落馬二賊方徬徨而後騎亦大  
至皆生縛之是時愛公者方爲公危而公視之藐如  
也日更有數騎亦當如犄雉兔耳由是盜患悉平今  
南寒橋下所豎碑蓋紀公績也任和數載以治行上  
考拜監察御史益持風力堂上官莫不刮目待之巡  
按山西驄馬所至貪墨望風解綬自藩臬以下皆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六

公如神明然公雖外嚴而內實寬也暨巡視兩淮鹽  
課監崇文稅轉順天府丞所在有聲今且晉大銀臺  
爲貴臣矣而侯之心終未嘗一日忘和之民亦未  
嘗一日不思侯也卽如己未之春闈學與鹽商結訟  
幾不能勝公爲之白於當事力伸公道待士如此民  
可知矣詩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太史公曰  
召公之德至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班固云所居  
民富所去民思然則和之民亦猶人情耳又何怪乎  
思公者愈久而愈思且思之真摯而不可解哉噫今

天下之望治如和者不少也以公之文章經濟計日當相

天子治天下吾又願公亦以此治一邑者治之使天下之民皆如和之思公而不忘也則此石將與峴首之碑永垂奕禩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兼濟堂文集

天子治天下吾又願公亦以此治一邑者治之使天下之民皆如和之思公而不忘也則此石將與峴首之碑永垂奕禩矣

當相

天子治天下吾又願公亦以此治一邑者治之使天下之民皆如和之思公而不忘也則此石將與峴首之碑永垂奕禩矣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自王畿以至侯甸要荒自寢息臨蒞以至廟聘晏享凡禮儀制度其所以規畫之者莫不纖悉具備於以見王道之全此周禮所以爲天理之書也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知陳國之必亡曰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也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圻人以時填館宮室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館之義豈不重哉其後秦

漢諸侯王莫不有邸於京師朝會以時至止而亭長督郵亦皆其制之見於州郡者也明季各直省府縣於都城置有會館歲時節令親友咸集盃酒款洽而兀吉凶慶吊之事無不謀於斯焉所以寓敦睦鄉人之意於他鄉逆旅中也且夫旅人之卦後於豐先於巽聖人繫辭三致意焉其苦更有十倍於居人者矣蓋以辭我故土遠適異方舉目有江河之異投足無卽次之安疾病有望乎扶持空乏有資乎周恤非我桑梓誰念其緩急哉由是觀之會館之設深有合於

先王司里授館之遺意斷斷乎其不可少也我

朝定鼎以後舊館之在城者既已逸不可問直隸之會館因缺焉於是同鄉諸君子共醵金而購業其地在北城靈中坊之路西爲屋大小三十二間用價銀九百五十兩旣堅且好有嚴有翼凡士子之賓興公車者得居之由外吏而陞入爲京官者得居之需次謁選之來赴都下者得居之卽宦遊之貧不能以僦居者皆得居之匪是者罔敢與焉若夫德業闡望及有高爵巍科彪炳顯著者旌之扁額垂示後人又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以示勸也居不數月則轉而之他以待後至者所以廣惠也蓋會館之通例如此其事創自順治十二年迄今幾二十載適司館者來言曰年遠日湮恐此地爲勢家所奪丐文以垂不朽余姑就其廢興之大槩而約畧言之至若踵事增華使斯館輪奐長新而因以涓潔庭宇俾賓至如歸以登進天衢則不能無望於後之篤厚君子云其捐助姓名附書碑陰

祠堂碑記者記衡山公之本支始得祀於家廟也孝經云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朱文公家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置祭田具祭器司馬溫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茲制之相沿久矣故唐王珪不立家廟則人得而糾之禮至重也余家自唐宋以前譜帙失傳世系不可得而詳考至元季之祖卜葬於栢邑之路村先子拙菴公立碑曰始祖因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其在栢而始之也明永樂間有鄉薦者至汶上公司訓山東學行懋著歷封僉都澄齋公而深得濂洛關閩之傳遂以授衡山公槐川公槐川公鄉會名魁爲侍御官至總督三邊聲赫赫爲國柱石始獨創有家廟而余家自衡山公以來世無家廟惟祀於寢殆未變士禮也先王父乾仲公猶仍之蓋未暇及耳迨順治己亥余始得以乾仲公讀書授徒之家塾改爲祠堂以祀余之四世祖父丙午秋自政府請假歸里深念叨藉先人澤蔭仕至閣部加銜保傳報

本之思曷其有極復建坊於祠前曰忠孝世傳誠示  
子姓以世世不忘忠孝也然祠成雖久而碑記缺焉  
恐奕世而下罕有能悉今日所以創祠之由者茲以  
長子勲由出守建昌丁艱歸里葺其頽敝脩其祭事  
因爲文以記之額之曰時思祠堂蓋以古人制禮祀  
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者久則必祧  
至或力之不及地之有限則又在乎後人之因時變  
通而未可執一論也若夫歲時祭祀子姓一堂合渙  
而萃敦睦禮讓俾世世相仍德歸於厚於以綿先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聖

於無窮紹家聲於濟美不無更望於繼起云爾  
而宋西... 一... 夫... 誠... 誠... 誠... 誠...  
至... 之... 不... 誠... 誠... 誠... 誠...  
正... 心... 誠... 誠... 誠... 誠... 誠...  
因... 文... 誠... 誠... 誠... 誠... 誠...  
具... 子... 誠... 誠... 誠... 誠... 誠...  
子...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本... 誠... 誠... 誠... 誠... 誠... 誠...

上谷忠烈祠碑記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郎山秀峯挿天翠色欲滴荆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不流連於懷若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爲挺然不羣則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北之闕里也乎丙午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予步行至西郭指點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也正堂三楹所祀者何太守見元何公諸人也兩廡所祀者何義民某人等也後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

皇清大兵勦除固已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亦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繡錯林立乃賊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大原榆林寧武三處孤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少撓其鋒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授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獨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



之者數千百人皎然之志華於日月毅然之色堅於松筠豈非節義文章被服在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乎天地星精岳氣降生於世則爲偉人碩士或垂紳正笏繪形麟閣或刎頸刺心洒血疆場其義一也曩

世祖章

皇帝

武聖神併幪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

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餘人俱蒙

恩卹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及以保陽死難諸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五

公列之奏牘俾忠魂鬱鬱於九泉也乃今太守諸使君倡之郡之諸君子和之吾家蓮陸匍匐奔走拮据卒瘁以成之詎徒爲已死諸人揚其烈哉凡以廉頑厲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於裨益風化豈淺鮮哉諸公死於二十年之前是祠建於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初創於康熙丙午九月成於丁未四月太守楊公某三韓人郡丞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黃玉鉉梁山人司李衛運陽韓城人郡後學魏一鰲新安人其餘捐貲好義者附名碑陰乃爲之銘

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緼博大爽磴勢蜿蜒上谷易水  
郡名存山何崩芳波潺湲篤生真儒翊乾坤軒軒霞  
舉鸞鳳騫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齧透爪積煩寃高闕  
巍巍閉九闔不周崩兮空遊魂七巖湛兮妻孥燔椒  
山爲鄰椽桷尊銘雲根兮轟高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六

山嶽嶽而草滋雲琳兮蓋高風

嶽嶽嶽而草滋雲琳兮蓋高風

嶽嶽嶽而草滋雲琳兮蓋高風

嶽嶽嶽而草滋雲琳兮蓋高風

嶽嶽嶽而草滋雲琳兮蓋高風

書馬鞍山碣廟引

是山也自有宇宙來已有之有土而無石然不可不  
謂之山也邦人九日登於斯飲食舉觴酬酢於斯是  
爲祀祀之此祀典之所以宜慎也而歷代帝王之祀

秉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七

漁晴

晴之山也准人火日登於斯飲食舉觴酬酢於斯是  
景山也自言宇宙來日育之育土而無石然不可不

書馬鞍山碣

而募脩漢光武廟引資於今其跡已類廢闕天  
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難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此祀典之所以宜慎也而歷代帝王之祀  
則朝廷著於令甲宗伯司其明禋如漢光武帝其一  
也夫其豐功盛德紀在范史固無容贅而栢邑之有  
廟則其來已久或曰斬石人處也此其說似近荒唐  
然芒碭之蛇老嫗哭之蛇可以斬則石亦可斬理之  
所無安保非事之所有耶或曰光武卽位於此因祀

之考後漢書曰元和三年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  
武於卽位壇此其說確而可據矣所謂高邑者非今  
之高邑卽古鄗城俗傳爲王郎城是也王郎城又訛  
爲王莽光武卽位鄗南鄗改爲高邑漢書甚明其後  
鄗廢北齊時改建於今之高邑故古鄗南之廟乃數  
千年古祀也文人墨客過其地者往往抒爲詩詞徘徊  
憑弔不能去然而零露蔓草壞壁荒垣神像傾欹  
爲風雨所剝蝕鼯鼠所竄伏者非一日矣曾未有過  
而問焉者晉中郤君以賢侯令我栢邑聽訟明決賦

役均平不逾年間百廢具舉一日過廟而矍然曰凡  
邑之名宦鄉賢皆列祀典道觀梵宮並崇修葺此獨  
聽其頽廢而不爲整飭耶况今

聖天子清問下民時勤疾苦往歲曾至鎮州至歷下萬

一翠華至止觀此遺構莫治豈非守土者咎乎乃謀  
於邑紳士欲加重修而藉余爲疏以述其意余惟是  
謀勝事者端賴好施而協衆力者方成盛舉分之則  
爲一人之好義給捐而萃之即可望大工立竣庶使  
後之過斯地者知上古之聖帝明君雖歷百世猶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九  
享廟食於無窮而豈僅以鳥革翬飛瞻一時之巍煥  
已哉

聖天子清問下民時勤疾苦往歲曾至鎮州至歷下萬  
一翠華至止觀此遺構莫治豈非守土者咎乎乃謀  
於邑紳士欲加重修而藉余爲疏以述其意余惟是  
謀勝事者端賴好施而協衆力者方成盛舉分之則  
爲一人之好義給捐而萃之即可望大工立竣庶使  
後之過斯地者知上古之聖帝明君雖歷百世猶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四九

母之善爲樂贊音區脈典韻贈款育並樂爲其地  
於此千不愈爭問百類具舉一日歐禮而聖天子

蘇州九龍山義塚引

昔者王政之行其民各有分田以爲恒產卽以其餘爲墳墓不幸而死則子孫藏其衣冠立主家廟以爲之祭而又歲時登丘隴觀松楸致思慕焉若鰥寡孤獨無歸者人君代爲經理祭厲有典不使其精魂無依而作爲災沴也王制衰息富貴者侈棺槨衣衾之美總麻成行貧困者或至暴露原野束縛山岡亦不可得仁人君子有志斯世斯民者每爲三嘆余嘗讀唐史而見唐太宗掩瘞隋季暴骸深嘆其用心之仁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業請於

朝見之施行矣茲九龍山刱制義塚俾貧無墓地者皆得奉櫬窆窆而又別置閒地以掩遺骸此不忍之懷擴克最爲親切有合於王政之大者也而出於貧賤之士爲尤難吳子西友父子之所爲豈不賢於尋常萬萬哉雖然吾聞西友孝子也孝子錫類不匱因茲買山之德而化導里人絕水火之厝以復典禮則孝德之所及其後且有達人豈區區贈言之足以盡

其美耶

瀛洲亭銘

有序

亭以瀛洲名其址舊矣亭何爲以瀛洲名世傳海上  
三島瀛洲居其一拔宅飛昇之流往來憇息於此蓋  
丹丘羽化非塵俗所可望也以故自李唐來文人才  
士輿茲選者海內其羨爲第一流人界此懿稱焉今  
翰苑署堂之後左轉而東花木蔭翳池沼澄碧有亭  
翼然歲之丙戌稍葺而新之徵天下雄俊之彥遊業  
其中額則仍舊志勗也嘗試婆娑其下雙鳧凌煙一  
樽披月綠窗漏蟾朱簷蕩雨華椽躍風鱗瓦鋪鴛四  
榻無塵一間如畫余乃豁然會心曰今日之遊於斯  
亭也將爲精衛之填海乎抑效愚公以移山乎將吟  
風弄月以歸乎抑曠日玩時以老乎將高霞孤映干  
青雲而直上乎抑和光同塵任吾生之徜徉乎將雕  
蟲刻篆矜春華之爛熳乎抑經天緯地勒不朽於金  
石乎此其間大小徑庭之數又何異鸞鳳之與鷄鶩  
騏驥之於駘駘也吾聞有道之士食交梨火棗之食  
結安期王喬之侶神合於虛默觀衆妙故能飄然蟬  
蛻乘雲氣御飛龍而遊於廣漠之鄉士之有志於數

百年太平之業者亦必神驚入極心游萬仞擷道德  
之清芬漱六藝之芳潤其精者以治身然後出其緒  
餘以及物若使竊吹花靦濫竿丹署雖假容於淡泊  
乃櫻情於紛拏金骨未變玉顏以緇猿鶴之怨春草  
之譏其亦望斯亭而覲顏已乃爲之銘曰  
桂生高嶺蓮出淥波珮襍瓊玖衣集薜蘿餐服沆瀣  
大道之族謨謨清風愧彼碌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大章之苑對題

林生高嶺步出淥波靦襍瓊玖衣集薜蘿餐服沆瀣  
大道之族謨謨清風愧彼碌碌

大章之苑對題

林生高嶺步出淥波靦襍瓊玖衣集薜蘿餐服沆瀣

大道之族謨謨清風愧彼碌碌

百年太平之業者亦必神驚入極心游萬仞擷道德



芙蓉盆銘

白玉爲質茵萐爲形中有渾然之精汲清泉而貯之  
豈不涵太虛而蓄萬有耶濯而不溜日新不窮惟司  
綆者之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身中之也

芙蓉盆銘

臥遊堂端硯銘

樸而厚小而堅蒸雲澍雨石之天以助臨池龍躍虎  
臥書法翩翩其神則全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吾



兼濟堂端硯銘

對而厚小而堅蒸雲澍雨石之天以助臨池龍躍虎

兼濟堂端硯銘

宋廣平碑跋

唐右相文貞公宋廣平南和縣人墓於沙河縣之鄉其神道碑文乃顏魯公撰并書文則景星慶雲字則龍翔鳳翥蓋文貞公爲有唐一代奇絕人物而魯公氣節皎皎與日月爭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輕著一筆真世之鴻寶也余素聞之而未覩丁酉夏日邢州司李蕭公寄我五紙光燦燦生齋壁間如見二公而與之揖讓其警咳者世所傳魯公帖如坐位麻姑仙壇記及祭杲卿文固卓絕今古矣如多寶塔及家廟碑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五

雖爲人口所贈灸然筆法癡肥屢經後人修補傷其神骨以文貞碑較觀則此爲真叔敖而彼似優孟之衣冠也唐碑至今存者頗少此碑完全未經剝蝕靈光歸峙其神物乎秦間之西未歸丁酉夏日邢州司

宋廣平碑跋

張曲江本傳跋

唐明皇時賢相固多如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盧懷  
慎李元絃杜暹韓休指不勝屈而張九齡之先見尤  
爲不可及其識祿山之有反相也豈必精於相術哉  
惟忠誠生慧照自然先覺非有推測以知之也使明  
皇能用其言豈有馬嵬蜀道事哉而天奪其鑑乃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嗟乎認賊作子其  
明皇之謂耶余讀九齡感遇之詩曰鴻飛冥冥弋者  
何慕蓋恐李林甫之軋已也夫明皇欲殺三子立壽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十六

王琬林甫逢君之惡以阿其欲而九齡力與之爭此  
武惠妃之私託而白之上蓋已付性命於鼎俎間矣  
卽安得不畏林甫之軋已也又其四章之漢上遊女  
篇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聲香歲欲晚感嘆情何  
極三黜惓惓有展禽屈平之風此豈後世之臣哉宜  
明皇思風度而不能已也

張魏公小像卷跋

才與運會邁而後得成其功德與學問合而後得著其業自古名臣往往若此若宋室大臣如張魏公者誠所謂卓爾不羣之豪傑也觀其屢膺重任銳意恢復部分諸將不主和議雖未能進取中原然臣子之義固無負矣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動尤可謂知公之深也其子敬夫又與晦菴朱子同衍孔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實而昌盛也余瞻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觀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哉  
首其孟正學之傳宜今日子孫之篤實而昌盛也余  
瞻其遺像不勝緬懷矜式又何必以成敗論哉  
兼濟堂文集卷之十三  
張魏公小像卷跋

論選詩選跋而由執以登堂入室而不畏也

選詩選者何選昭明太子之選詩也詩以言志兼才  
與情與其才勝於情也寧情勝於才詩三百篇皆以  
情勝者也情而要之於性故纏綿肫摯之什無不與  
五倫相關卽降及鄭衛風斯下矣而懲惡勸善猶足  
引人於勝地焉兩漢詩極近古乃選中寥寥僅及蘇  
李贈荅及古詩十九首等作未免遺珠之恨曹氏父  
子以縱橫激發之才橫槊馬上慷慨興歌非仲宣公  
幹諸人所能方駕晉宋之際騫華忘實開綺靡陋習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八

之濫觴而左陸三謝與鮑顏諸人駘蕩俊腴華不掩  
質亦各有可觀者若乃優柔溫厚曠識逸懷淵明當  
爲獨步餘子瑣瑣人或一二篇篇或一二句雖一變  
足快恐全豹未盡窺也此其選詩之梗槩乎余先子  
幼讀選詩晚年始加澄汰去取精嚴列於四家之首  
余復從省垣之暇再四較閱因付之梓蓋將使讀詩  
者因晉宋以遡漢魏因漢魏以遡三百篇攝才歸情  
攝情歸性以相引於勝地而不眩於綺靡之習是謂  
爲選詩別開生面由此以登堂入室詎不易哉

智永千文跋

余向所見智永千文石刻崔氏本耳以爲彷彿如見  
古人不謂尚有真蹟流傳於世茲山陰張登子出其  
家藏墨帖相傳王陽明征宸濠時所得潤澤蘊藉想  
見風流家法信神物也因長安索觀者衆登子遂與  
劉生雨若雙鈞上石鐫刻復爾精工無毫髮遺憾識  
者鑒之當奉爲書法鼎彝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九

晉書之當奉爲書法鼎彝

隄土而萃雙輪土而龍威爾靜工無毫髮遺憾

只風流家法信神物也因長安索觀者衆登子遂與

家藏墨帖相傳王陽明征宸濠時所得潤澤蘊藉想

見風流家法信神物也因長安索觀者衆登子遂與

者鑒之當奉爲書法鼎彝

式古堂帖跋

宦遊長安與賢士大夫相過從頗得見古人真蹟乃知世所流傳之書贗者固已多矣古人潔淨精微用意常在運筆之外而偽書矜張倉皇摹之宜其不相肖也下君令之酷嗜古人法書久之有悟與雨若劉子審定擇其至佳者自右軍大令而下悉摹勒上石光彩陸離另開生面益積之既久爰成此帖非一歲之功也至體法遒勁結構精嚴真堪與快雪堂帖相頡頏聊誌數語質諸當世之工於臨池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空

式古堂帖跋  
宦遊長安與賢士大夫相過從頗得見古人真蹟乃知世所流傳之書贗者固已多矣古人潔淨精微用意常在運筆之外而偽書矜張倉皇摹之宜其不相肖也下君令之酷嗜古人法書久之有悟與雨若劉子審定擇其至佳者自右軍大令而下悉摹勒上石光彩陸離另開生面益積之既久爰成此帖非一歲之功也至體法遒勁結構精嚴真堪與快雪堂帖相頡頏聊誌數語質諸當世之工於臨池者



家不可無乘猶國不可無史也祖宗之功德弗紀木  
支之統系不明我躬不閱後將何如余故嘗讀蘓氏  
族譜而不禁太息也蓋孝莫大於尊祖吾身者父母  
之遺也父母者祖之遺也族之兄弟諸伯叔之遺也  
諸伯叔之身又皆吾祖之遺也柰之何枝分派衍自  
一世以至二三世二三世以至十數世遂有塗人視  
之而姓名莫可問者矣此家乘之修所以不可不急  
也魏本姬姓畢公高之封戰國有信陵君唐則稱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空

鹿文貞公栢舊鉅鹿屬邑也以故魏氏家焉明初始  
祖寒臘見於黃籍三百年來子孫繁衍登金閨者三  
薦賢書者四可謂人文蔚起矣自兵燹流離盛衰之  
變不可勝悉大人因進介等而詔之曰家乘者揚祖  
業而敦本原親親之厚道也續川公勗始以來乏嗣  
事之子孫非十年一修之意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  
在斯乎爰取舊冊刪繁蕪十之七補缺畧十之五姓  
原卜居瑩域榮慕家傳年表藝文各一世系三共爲  
十則箕裘之貽謀瓜瓞之綿蔓一展卷而洞若觀火

凡我宗黨覽之者篤水木本源之思相與其爲敦睦  
以成尊祖之孝雖百世其弗可諼也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三



凡我宗黨覽之者篤水木本源之思相與其爲敦睦  
以成尊祖之孝雖百世其弗可諼也已

書龔澗松先生傳後

上以品重以學深歷觀諸先正其學未有無所本而能卓然立於世者毘陵二龔先生犯顏於波靡之時懸魚於華臉之任俱以盛年願情山水研精性命可謂皎然不欺其志矣澗松先生之言曰居身論是非不論伸屈居官論公私不論利害修默先生之言曰以主敬主靜教士以寶慈寶儉教俗凡此數言非明於利義之辨者何以克幾此南臯先生所謂有心世道者入而致焉也剛柔茹吐之間道之所尚二先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奎

以德自蓄容貌若愚使膺公輔託心膂其所表見豈止此而已耶余與先生之嗣游因得聞先生之軼事更讀南臯之所爲傳先生者高山在望嘉言罔斃凜凜然奉爲韋弦之佩矣不備錄善類錄卷之十三言曰

贈如然不焚其志矣淵林先生之言曰或長論其非

淵然城萃淵之其具以盈乎淵淵山水海靜於命而

淵卓然立於世者毘陵二龔先生之言曰居身論是非

上以品重以學深歷觀諸先正其學未有無所本而

書流寇始末後

明亡於流寇非流寇亡之自亡之也始以民饑繼以軍噪於是奸宄倡其萌荷戈者比附以張其焰一時之爲督撫者方且優游坐視調二三武弁掠得子女玉帛卽以大捷報聞甚而殺良胥功濫叨爵賞非無忠臣義士欲爲國家出死力者以阻於賕賂不得進用徒嘔血腐心耳又况門戶相攻閹人用事每將闖冗之夫推爲督撫將帥借以報復私讐社稷生民聽其蕩壞黠者慧者袖手旁觀庚辰辛巳間宇內連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畜

荒疫大地爲盜正賦無出猶且嚴徵加派以資邊餉譬如久病之夫元氣盡耗皮膚之間百孔千瘡復委之至庸極愚之醫投以烏砒絕其饘粥焉有不死者哉赫赫上天知其君臣終不能撥亂爲治也而天命乃去之矣李自成米脂一驛卒耳煽亂西隅禍及九有罪惡滔天罄竹難盡無足記載然與黃巾赤眉黃巢之變古今若出一轍則知有天下者不可忽視小民撫后虐仇覽其始終推原禍敗永垂以爲鑒戒也

書吟和集後

余幼遵庭訓下帷樸園北窻高寄每誦淵明之文俯  
仰二儀亦樂伸長之句登高望遠曠然久之日暮西  
山紅紫萬狀歸人息擔煙鳥投林出作入息志願畢  
矣旣而筮仕木天洊歷臺省執法中丞遂叅樞要與  
聞機務職在調和折足爲懷飲水是懼念惟知足辭  
榮庶免閑塞賢路丙午之秋暫歸舊鄉田園雖蕪廬  
舍無恙老友存者尚有數人于姪之英得其一二駕  
小舟而泛清波眺遠阜而鳴笳鼓釣於川魚可膾摘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五

於園翠可茹擬植一庭之樹且看孫綽長松兼積萬  
卷之書時類高生漂麥未幾王程迫促車馬勞人星  
言夙發於彼原隰時則雨雪載途霜風搏面乃彙集  
唱和刻爲一集庶幾高山流水相資當代知音復使  
山郭酒旗不笑他年逋客

新修天柱山北武當宮記

天地間一氣之所融結而已矣峙而爲山流而爲川  
結而爲日月星辰散而爲人物草木莫非此真氣也  
而神得之以爲神聖得之以爲聖仙得之以爲仙佛  
得之以爲佛不知者二之知者一之矣顧帝王治天  
下者必得山河之勝宅中以圖大而仙佛之修道者  
必選靈秘之區絕塵以棲真如五嶽五臺終南峩眉  
天台鴈宕九華庄廬盤山黔蒼海內名山指不勝屈  
此雖在塵世實無異碧落天宮也平山之覺山寺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僧類隨余同邑人也常爲余言平山縣之西九十里  
有山焉初名三門寨由坡陁而行漸入崗阜逶迤崎  
嶇復歷數里入寨有摩訶堂長廊洞及過仙人橋惟  
見青黛壁立高至百仞濶處可容萬馬蹶處僅可容  
舟奇花異草散漫山谷間終歲不絕松栢橡栗之樹  
大者數圍參天而起泉流澗澗而曲折珍禽異獸啜  
喋噉吻多不知名惟南北東三門可入其西如芙蓉  
翠屏隔絕不可通矣中有真武殿三楹前列廊廡後  
倚重峯直侵雲霞觀者瞻悚有逕可陟其上則玉霄

宮在焉而煙火廚庫修真煉性之室亦俱整潔而幽  
邃左有金牡洞靈雲洞右有土府洞三眼洞冬煥而  
夏涼可以誦丹經迺高真養谷神餐沆瀣遠隔濁世  
頤養天和驂鸞駕鶴計日成功焉其外環而遶之者  
有瑜珈覺山諸寺插旗腦石板廬迎面而相對者則  
清風窟也住持清德師本河間任丘人俗姓林名重  
華曾爲明季內官監

國初披緇入山駐錫於此別號真隱子日日靜坐今  
年且七十矣因改此山爲天柱山北武當蓋以別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七

武當也余嘗讀道書所載欽禮修真始末八十三化  
頓應事蹟太和紫霄五龍玉虛等宮圖乃知元始化  
身三皇時下降黃帝時復下降於淨樂國孕十四月  
而生越海東來修道於翼軫之下七十二峯之間今  
之均州太和武當山是也山自乾兌起跡盤旋五萬  
餘里上冲紫霄天下罕匹茲山雖遜其幅員然自北  
嶽而來迢迢奔騰忽開奇峻正在坎位洪荒以來鮮  
有能識之者今始發其瑰璋之光吐其滂泱之觀矣  
噫亦盛矣哉雖然以帝之法力神威坐鎮北極卽紂

宮碧殿直等羅天亦其所耳獨念清德向在前朝身  
爲中貴追隨於昭陽長樂之間寢食於玉藻珠旒之  
側重茵列鼎曾幾日耳一旦滄桑變易未黍興歌竟  
托跡於香林蘭若而甘爲浮屠氏以終老也清之所  
感亦深矣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八

風本滔矣好

并樹以香林蘭若而甘爲浮屠氏以終老也清之所  
感亦深矣哉  
中貴追隨於昭陽長樂之間寢食於玉藻珠旒之  
側重茵列鼎曾幾日耳一旦滄桑變易未黍興歌竟  
托跡於香林蘭若而甘爲浮屠氏以終老也清之所  
感亦深矣哉



